

山水的對話

農委會會計室饒賢奇主任的回憶

文圖／溫秀嬌

「我的家鄉在那努灣，你的家鄉在那努灣，從前的時候是一家人，現在還是一家人，手牽著手，肩併著肩，輕輕的唱出我們的歌聲，團結起來，相親相愛，因為我們都是一家人，現在還是一家人……」。

歌聲是悠揚的，這首有濃濃「台東味道」的歌，有他濃濃的鄉愁。

自認「百分之百」農家子弟的饒賢奇，在農委會服務多年，常有機會上山下海了解農業建設，他常說「農民的心聲我們用心去聽」，就是因為從小在台東縣卑南鄉初鹿村長大。

拜他老哥饒穎奇先生的福蔭，「饒賢奇」三個字，常被新認識朋友多加幾個字，那就是「ㄚ！你就是『饒穎奇立委的弟弟』呀？」，為此，他已非常之習慣，畢竟誰要當誰的哥哥，誰要當誰的弟弟，已是老天註定，只是，他在內心角落裡，希望人家還能明白一下，他是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的會計主任。

單看饒賢奇的一張臉，總會讓人家以為他才40幾歲，「我呀，什麼苦都吃過，所以現在有時聽人家說，三餐要吃什么、什麼，才足以養生，我倒覺得一碗飯、一碗青菜豆腐湯，就已經是人間美味了……」，都是客家人的父母親，6、70年前從苗栗縣搬到「後山」（台東）後，生了10個子女，饒賢奇排名老八，在一群子女嗷嗷待哺情況下，早期以種

香茅草維生的父母親，那有太多的經濟能力照顧兒女？所以，兄弟姐妹之間彼此扶持，並各自努力各自發展，就成了不能選擇的宿命。

「當年，我和我二哥去台東鎮上讀書，因為家窮，買不起兩張鐵路局月票，於是兄弟倆就想出一個辦法來，那就是要搭車時，他排在前面，出了車站，再把不需剪洞的月票，偷偷塞給隊伍後面的我，而我呢，因為和他長得很像，從月票上所貼的照片，鐵路局工作人員通常是認不出的，所以也能安全出關，可是這個辦法不是每次都通，我大哥（饒穎奇）知道後，就叫我們不要這樣，於是兄弟倆改騎腳踏車上下學，我們呀，每天天未亮，就從初鹿村山腳下的家，相互載著，騎在顛顛坎坎的石頭路上，來回得騎3、4小時，冬天日短時，沒有路燈，回家都要摸黑呀……」，這是他的一段回憶。

爾今，他們家那10個兄弟姐妹都各奔前程，父母親不在世後，砌磚的瓦屋仍兀立在那無言的山腳下，對那已人去樓空的老家、對那客廳裡慈祥母親的照片、對那已釘上木板封起來的房間……，在他小心翼翼推開門的一剎那，都已化為無止盡的思念。

這份思念，猶如屋後那自歌自舞自開懷的相思樹林……。



饒賢奇主任回到台東縣卑南鄉初鹿村的老家

